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纂言卷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纂言卷九

元 吳澄 撰

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叔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晉霸悼公元年○蔡景二十一年○曹成六年○衛獻五年○鄭成十

三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

四年○齊靈十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

吳壽夢

十四年

春

王正月

公即位

襄公生甫四歲大臣相之見諸臣而行即位之禮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彭城降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齊太子光為質於晉穀梁傳曰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也劉氏曰魚石走之楚楚子取彭城而封之諸侯為是討之楚已取彭城矣曷為繫之宋楚子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也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樊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

夏

晉韓厥帥師伐鄭厥公作屈○左傳曰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

其徒兵於洧上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公作合○左

傳曰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杜氏曰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鄆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

秋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傳曰晉師自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

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大邱孫氏曰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高

氏曰楚不敢敵諸侯之師卒不為動則有以量楚力所至矣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九月

辛酉天王崩

簡王也在位十四年子泄心嗣是為靈王

邾子來朝

高氏曰公雖新立才四歲爾又在衰經之中豈能以禮相接乎

冬

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剽匹妙切○高氏曰剽蓋衛國用事者厥後遂逐衛侯而

自立

晉侯使荀瑩來聘

孫氏曰天王崩邾子衛晉之朝聘皆不臣也高氏曰二國來聘

以公新即位故也凡聘必以禮樂相見公在喪中又遭天王之喪而邾子來朝是時計未至於諸侯猶可言也至冬而晉衛二國不廢聘好則諸侯不臣之罪著矣縱彼未聞訃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乎之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歷正月辛亥小丁卯冬至二月庚辰大三月庚戌小四月己卯大五月己酉小六月戊寅大七月戊申小八月丁丑大九月丁未小辛酉十五日十月丙子大十一月丙午小十二月乙亥大

二年

庚寅靈王元年○晉霸悼二○蔡景二十一○曹成七○衛獻六○鄭成十四卒○陳成二十

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齊靈十一○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

王正月

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

左傳曰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鄭受制於夷狄而為之伐中國

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

夏

五月

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

庚辰鄭伯踰卒

踰古困切○左傳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

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昔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襄陵許氏曰鄭之託於楚夫豈以中國為終可畔既蒙其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貴謀始也澄曰鄭成公也在位十四年子髡頑嗣是為僖公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曰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

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氏曰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呂氏曰衛不稱師將尊師

少也蘇氏曰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澄曰以伐喪故書侵而不言伐

秋

七月

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戚

左傳曰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

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諡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傳曰通嗣君也杜氏曰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

冬

仲孫蔑會晉荀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曰復會于戚齊

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張氏曰虎牢故東魏之邑也鄭滅為制邑秦漢為成臯東有汜水今孟州有汜水縣故虎牢城胡氏曰虎牢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晉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程子曰鄭有虎牢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也劉氏曰此鄭虎牢也曷為不繫之鄭取之已

非鄭之地也陸氏曰諸侯之大夫相與取它國之邑而城之非正也城之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曰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大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劉氏曰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三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賄而尊嬰齊壬夫畏其偏而殺之也襄陵許氏曰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

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歷正月乙巳小壬申冬至二月甲戌大三月甲辰大閏月甲戌小四月癸卯大五月癸酉小庚寅十八日六月壬寅大七月壬申小經六月庚辰在此月九日己丑十八日八月辛丑大九月辛未小十月庚子大十一月庚午小十二月己亥大長曆是年閏四月庚寅五月十九

日六月亦

無庚辰

三年

辛卯靈王二年○晉霸悼三○蔡景二十二○曹成八○衛獻七○鄭僖公斃頑元年○陳成

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齊靈十
二○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

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谷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襄陵許氏曰國政失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為晉讎此

共王之所以不振也高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楚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公如晉

左傳曰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

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左傳曰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

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高氏曰移所以事天子之禮事晉也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春秋諸賢之同病也長檮近

晉之地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

公至自晉

何氏曰上盟不于國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至

六月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

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曰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

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郟外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兵于淮上吳

子不至高氏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而王臣亦與焉杜氏曰雞澤晉地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按地譜一名雞丘張氏曰今洺州永平縣晉悼公始合諸侯而僑王官於諸侯俾同飲血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不再言雞澤而已未同盟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

陳侯使袁僑如會

左傳曰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啖氏曰不召而自來也高氏曰陳自辰陵之盟而即楚凡十有八年矣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來求成于晉以其本非召會而自來求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穀梁傳曰諸侯

盟大夫又相與盟是大夫張也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啖氏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也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胡氏曰陳久叛中國不堪楚之侵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己四年其從晉不亦晚乎悼公蓋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敵血要質鬼神是瀆也吾子以帝王之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臨之其唯同心糾遼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矣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

秋

公至自會

冬

晉荀瑩帥師伐許

左傳曰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知武子帥師伐許張氏曰荀

瑩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輒悼公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經書月二書日三大衍曆正月己巳小丁丑冬至二月戊戌大三月戊辰小四月丁酉大壬戌二十六日五月丁卯大六月丁酉小己未二十三日月丙寅大經六月戊寅在此月八月丙申小九月乙丑大十月乙未小十一月甲子大十二月甲午小長曆六月七月朔同戊寅亦不在六月

四年

士辰靈王三年○晉霸悼四○蔡景二十三○曹成九○衛獻八○鄭僖二○陳成三十卒○

杞桓六十八○宋平七○齊靈十三○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

王三月

己酉陳侯午卒

成公也在位三十年子溺嗣是為哀公高氏曰陳成公既為難澤之

會則是國已變於夏矣

夏

叔孫豹如晉

左傳曰報知武子之聘也高氏曰且為鄆世子故事見五年六年

秋

七月

戊子夫人妣氏薨

如公作弋下定如同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如妣姓高氏曰

襄公以夫人之禮葬之

葬陳成公

八月

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杜氏曰逾月而葬速高氏曰死纔二十四日爾襄陵許氏

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妣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逾月而葬禮畧也

冬

公如晉

左傳曰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郟

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郟無賦於司馬為執事

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缺而為罪寡君是以願

借助焉晉

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傳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

人圍頓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

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

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自雞澤

之會而書伐許圍頓

著晉興而楚誑矣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正月癸亥大壬午冬至

月壬辰小五月辛酉大六月辛卯小七月庚申大
戊子二十九日八月庚寅大辛亥二十二日九月
庚申小十月己丑大十一月己未小十二月己丑
大閏月戊午小長三月亦無己酉戊子七月二
十八日

五年

○癸巳靈王四年○晉霸悼五○蔡景二十四○
曹成十○衛獻九○鄭僖三○陳哀公溺元年
○杞桓六十九○宋平八○齊靈十四○
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

公至自晉

高氏曰著公不朝正于廟也且公幼而
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至

之者二十
危之也

夏

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曰通嗣君也高氏曰鄭自難澤之會始離於荆楚來

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兵修好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傳曰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鄆世子比諸

魯大夫也劉氏曰鄆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鄆屬於魯為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鄆世子猶吾大夫焉交讎之陸氏曰鄆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鄆力不足者故無譏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左傳曰吳子使壽越

如晉辭不會雖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杜氏曰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吳地張氏曰悼公初立具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雖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與中國大邦而為蠻方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實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

大雩

高氏曰因旱祭志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殺之杜氏曰共王敗於鄢陵殺子反殺公子申
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高氏曰楚之所以不競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左傳曰會吳且謀戍陳也穆叔

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張氏曰因吳之來而命戍陳也石氏曰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公至自會

冬

戌陳

左傳曰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諸侯戌陳公羊傳曰曷為不言諸侯戌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啖氏曰戌者以兵守之也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句知戌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高氏曰陳即安于楚二十餘年為諸侯所代未嘗少息歸於中國則又為楚人所伐既不能鑿斯池築斯城與民效死守之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自戌其為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同戌非獨魯戌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遣戌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傳曰子囊伐陳高氏曰楚使頓間陳而陳伐之乃歸罪

於壬夫楚又為之殺壬夫而陳又不改於是乎伐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左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高氏曰陳方附中國諸侯

既戍之復為楚所伐而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悼公之能也

十有二月

公至自救陳

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氏曰此公子友之孫季文子也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

軍事則知季孫雖尊魯而文子猶忠貞僭亂未啟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季孫之彊萌於僖公大於成公城於襄昭極於定哀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歷正月丁亥大戊子冬至二月丁巳小三月丙戌大四月丙辰小五月乙酉大六月乙卯小七月甲申大八月甲寅小九月癸未大十月癸丑小十一月壬午大十二月壬子小辛未二十日長

歷是年閏四月

六年

甲午靈王五年○晉霸悼六○蔡景二十五○
曹成十一○衛獻十○鄭僖四○陳哀二○杞

桓七十卒○宋平九○齊靈十五○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

王三月

壬午杞伯姑容卒

桓公也在位七十年子勾嗣是為孝公高氏曰杞入春秋未嘗

書名自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後桓公繼立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

夏

宋華弱來奔

左傳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諷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於

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

墓祀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曰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左傳曰鄆恃賂也杜氏曰鄆有貢賦之賂于魯恃之以慢莒故滅之

冬

叔孫豹如邾

左傳曰穆叔如邾聘且脩平也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後有狐駘之

戰在四年而經不書至是叔孫豹往聘且脩平焉以無忘舊好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高氏曰宿

始執政而往朝于霸主且聽命焉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

十有二月

齊侯滅萊

左傳曰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

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晏弱城東陽而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入萊萊共公淳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滅之遷萊于郟高厚崔杼定其田高氏曰齊圍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也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歷正月辛巳大癸巳冬至二月辛亥大三月辛巳小壬午二日四月庚戌大五月庚辰小六月己酉大七月己卯小八月戊申大九月戊寅小十月丁未大十一月丁丑小十二

月丙
午大

七年

乙未靈王六年○晉霸悼七○蔡景二十六○
曹成十二○衛獻十一○鄭僖五卒○陳哀三

○杞孝公勾元年○宋平十○齊靈十六○
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

鄭子來朝

左傳曰始朝公也澄
按鄭少昊氏之後也

夏

四月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曰孟獻子曰夫郊祀后
稷所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

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左傳曰亦始朝公也

城費

費音秘○左傳曰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

吾多與而役胡氏曰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至於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張氏曰費季氏之邑今沂州費縣

秋

季孫宿如衛

左傳曰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襄陵許氏曰此書滕邾小邾來朝

而李卿如邾如晉如衛衛來拜聘
著朝廷之間交際之文則泛矣

八月

螽

高氏曰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已後螟不復
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

其書舉其重
以見輕爾

冬

十月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左傳曰拜武子之言
而尋孫桓子之盟也

壬戌及孫林父盟

孰及之
公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高氏曰晉悼將脩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

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遽為之合諸侯也

十有二月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杜氏

曰鄆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髡頑公穀作髡原

丙戌卒于鄆

鄆七報切公穀作操○左傳曰將會于鄆子駟相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

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胡氏曰弑而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

之書矣趙氏曰諸侯死例書名此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云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須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爾三傳不達此體見其文持異不能釋遂妄云被弑若實見弑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諸國弑君豈有實告乎按經文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之時爾公羊云未出境益非也永嘉呂氏曰諸侯不書名此名之者以其卒也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同屬省文也諸侯卒於國都不地此其地者以其不在其國為如會而卒故也與宋公佐卒于曲棘同未見諸侯而卒與許男卒于師同此諸侯之例如此而說者徒見其文之異便有鄭伯見弑之說誤矣杜氏曰鄆鄭地澄按僖公在位四年子嘉嗣是為簡公

陳侯逃歸

左傳曰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

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氏曰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命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以逃歸故書以罪之高氏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晉雖為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內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夷狄則懼為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歷正月丙子小戊戌冬至二月乙巳大三月乙亥小四月甲辰大五月甲戌大六月甲辰小七月癸酉大八月癸卯小閏月壬申大九月壬寅小經十月壬戌在此月十月辛未

大十一月辛丑小十二月庚午大丙戌十七日長
歷是歲閏十月壬戌十月二十一日丙戌十二月

六日

八年

丙申靈王七年○晉霸悼八○蔡景二十七年○
曹成十三○衛獻十二○鄭簡公嘉元年○陳

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齊靈十七○
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

王正月

公如晉

左傳曰公如晉朝
且聽朝聘之數

夏

葬鄭僖公

觀此則知僖公之非弑明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濕。左傳曰鄭子燮穀作濕。耳。侵蔡獲蔡司馬公

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知童子言焉將為戮矣王氏箋義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故子國聞子產之言怒之懼其謀泄爾不然無故而侵蔡何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曰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大夫不書

導晉侯也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杜氏曰時公在晉晉悼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有晉鄭二君在故齊宋衛三國之大夫降稱人內大夫書氏名者以著其元也胡氏曰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會諸侯而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也任公輔曰邢丘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

公至自晉

如晉朝不與邢丘之會而先歸故書至自晉而不言至自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曰伐我以疆鄙田也張氏曰莒人滅鄙而魯不敢爭霸主不討

所以興伐魯疆鄆田之師也高氏曰鄆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我以正之鄆遂屬於莒矣襄陵許氏曰莒恃遠滅鄆伐魯以奸齊盟而霸討弗及者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

九月

大雩

義見前

冬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矯子展欲恃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

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
子辰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
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
明四軍無闕八鄉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遯糧食
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
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請從楚駢
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知武子
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胡氏曰鄭介
大國之間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守而親
此四隣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於蔡無
故怒楚而公子貞來伐則及楚平見鄭之屈服而
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曰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歷正月庚子小癸卯冬至

二月己巳大三月己亥小四月戊辰大五月戊戌
小六月丁卯大七月丁酉小八月丙寅大九月丙

九年

丁酉靈王八年○晉霸悼九○蔡景二十八○
曹成十四○衛獻十三○鄭簡二○陳哀五○

祀孝三○宋平十二○齊靈十八○秦景
十三○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

宋災

災公作火○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
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脩也

夏

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

則順矣

五月

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公母也

秋

八月

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氏曰別為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左傳曰諸侯伐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

釐士句門于鄆門衛北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廩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師于汜令于諸侯曰脩器備盛饑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晉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

十有二月

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切。左傳曰：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

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楚子伐鄭

左傳曰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駘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駘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行歷正月甲午大己酉冬至二月甲子小三月癸巳大四月癸亥小五月壬辰大辛酉三十日六月壬戌小七月辛卯大八月辛酉小癸未二十三日九月庚寅大十月庚申小十一月己丑大經十二月己亥在此月十一日疑經書月誤以一為二十二月己未小長歷辛酉五月二十九癸未八月二十一日月庚寅朔己未亦在其月十日

十年

戊戌靈王九年○晉霸悼十○蔡景二十九○曹成十五○衛獻十四○鄭簡三○陳哀六○

祀孝四○宋平十三○齊靈十九○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公會吳于祖

祖莊加切○左傳曰會吳子壽夢也

杜氏曰吳子在祖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祖楚地張氏曰後漢彭越國付陽縣有祖水

夏

五月

甲午遂滅偃陽

偃甫目披力二切穀作傳○左傳曰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

向戌馬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不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

荀登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子子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率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刂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解乃與宋公以偃陽親受矢石滅之以與向戌使周內史遷其族嗣納諸霍人高氏曰偃陽楚與國也杜氏曰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偃陽縣張氏曰今徐州沛縣

公至自會

穀梁傳曰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杜氏諤曰踰時而反

故危而
至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

母國宋門于桐門高氏
曰以宋公受偃陽故也

晉師伐秦

左傳曰九年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師于武城以為秦

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晉荀釐伐秦報其侵也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偃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莫若修文之業與秦通和庶因秦之兵力共攘彊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

秋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曰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高氏曰伐者必有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

故長於滕師于牛首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敗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鄭於是復從晉然亦不敢背楚也

冬

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駢公毅作斐○左傳曰初子駢與尉

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遂弗使獻初子駢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

不死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
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
庇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
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矯率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
司齊奔宋子孔當國孫氏曰盜一日而殺三卿鄭
伯失刑政胡氏曰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也身
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

戍鄭虎牢

左傳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
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虎牢非鄭地

也言將歸馬鄭及晉平胡氏曰虎牢之城不繫鄭
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鄭人從楚固
為不義然中國所以城虎牢非欲斷荆楚之路為
鄭蔽也駐師阨險以備之爾至是戍而復戍焉可
謂以義服之乎張氏曰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
陳矣又踵前轍勞諸侯以戍守恃力逼小豈霸王

服人之道乎高氏曰鄭雖行成而諸侯所以為之
戍則其意有在使鄭復貳則虎牢之戍反為腹心
之憂如其不貳則助之守而為之援焉定則固將
反之矣是以還繫于鄭然五年城虎牢不繫鄭者
是時諸侯城之以駐師而
禦楚雖鄭亦不能有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曰楚子囊救鄭諸侯之
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
戰矣樂廩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
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
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
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
人盟樂廩欲伐鄭師荀董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
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
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

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胡氏曰以救許楚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荊楚之不若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
至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歷正月戊子大甲寅冬至
二月戊午大三月戊子小四月丁巳大閏月丁亥
小經五月甲午在閏月五月丙辰大六月丙戌小
七月乙卯大八月乙酉小九月甲寅大十月甲申
小十一月癸丑大十二月癸未小長
歷是年閏十一月甲午五月八日

十有一年

己亥靈王十年○晉霸悼十一○蔡景三
十○曹成十六○衛獻十五○鄭簡四○

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齊靈二十○
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

王正月

作三軍

左傳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

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
閔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
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
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舎杜氏曰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
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
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
家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為
己之車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故
三家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季氏

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邑入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稅也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已爾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孟氏以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爾故昭公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二分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之中止取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彊直欲盡無公室也澄曰古之制地方百里為大國大國三軍方七十里為次國次國二軍方五十里為小國小國一軍魯為方百里之大國當有三軍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蓋言伯禽初受封之時有三軍也其後不能備三軍故止有二軍然不知二軍自何時始以魯之衆本不

能備三軍之數季武子欲增中軍而作為三軍者
蓋借此改作而分公室之衆也按二十五成之地
出一軍則三軍者該地七十五成魯之方百里其
地有百成但三桓皆百乘之家各有十成之地則
取百成中之三十成矣况又臧氏仲氏叔氏之類
亦有采邑則魯之公室其不滿七十五成矣何以
能有三軍故三家毀其乘者各以其家所得
采邑十成之民補足其數僅可備三軍也

夏

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因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楚將辟之，何為而使
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
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
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
夫說之，使彊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
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
賂晉師，乃免矣。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曰：諸侯伐鄭，齊太
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

門于東門，其莫晉荀釐至于西郊，東侵。舊許右還
次于瓊圍，鄭觀兵于南門。西齊于濟，隧鄭人懼，乃
行成。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凡世子代父與盟，會當在諸侯之下。齊光代君出

會十年在滕子薛伯上已為僭矣此會又在莒子
邾子上於是為甚以莒邾皆屬於齊故也見世子
益驕而主會者莫能制也自再會蕭魚之後霸業
稍振諸侯不復與光會矣則知十九年同圍齊之
役蓋齊有以取之也

秋

七月

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殺作京。左傳曰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

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臣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

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胡氏曰鄭既盟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故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其載書雖有隊命亡氏踣其國家之言渝之而不顧噫慢鬼神至此而盟猶足恃乎杜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

公至自伐鄭

以前事至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曰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

逆之伐宋高氏曰晉師方還而鄭伯逆楚子同伐宋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敵而固與晉以托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曰諸侯悉師復伐鄭杜氏曰此夏諸侯皆

復來故曰悉師高氏曰諸侯之師方歸未及解甲息肩而復至于鄭之城下

會于蕭魚

左傳曰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

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闕廣車純車淳十五乘甲兵簡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鐻磬女樂二八杜氏曰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蘇氏曰鄭與會也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燮自是晉侯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軫救之晉用知堯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

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孫氏曰言
伐言會者得鄭之辭也鄭自齊桓晉文死或即蠻
荆或即中國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
伐鄭今始得之不能有鄭者餘二十年此晉悼之
績也程子曰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服而請會
鄭不可信也而晉悼公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自此
鄭不肯晉者

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

穀梁傳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至得鄭
伯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

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曰鄭人使良霄太宰石
臯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

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
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襄陵許氏曰

見楚之力盡於是矣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良霄公孫輒之子也

冬

秦人伐晉

左師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

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歷正月壬子大巳未冬至二月壬午小三月辛亥大四月辛巳大五月辛亥小六月庚辰大七月庚戌小巳未十日八月巳卯大九月巳酉小十月戊寅大十一月戊申小十二

月丁
丑大

十有二年

庚子靈王十一年○晉霸悼十二○蔡景
三十一○曹成十七○衛獻十六○鄭簡

五○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五○齊靈二十
一○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

王三月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郟下同○高氏曰諸
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

邑自此始莒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
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杜氏曰台

瑯琊費縣
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公羊傳曰言遂何公不
得為政爾穀梁傳曰受

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也孫氏曰不受命而入
鄆專也何氏曰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
鄆以自益其邑高氏曰善救台惡入鄆也成十二
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為莒所取今復取
之

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曰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
前年伐鄭師襄陵許氏曰晉悼

服鄭抑楚而聘
魯善持勝矣

秋

九月

吳子乘卒

此吳子壽夢也在位二十五年其子諸樊嗣杜氏諤曰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

者以其暴威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至此書吳子乘卒者亦以其暴威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

赴告之相及也

冬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曰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

鄭也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

左傳曰朝且拜士魴之辱高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

矣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歷正月丁未小甲子冬至
二月丙子大三月丙午小四月乙亥大五月乙巳
小六月甲戌大七月甲辰小八月癸酉大九月癸
卯小十月癸酉小十一月壬寅大十二月壬申小
十有三年 辛丑靈王十二年○晉霸悼十三○蔡景
三十二○曹成十八○衛獻十七○鄭簡
六○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齊靈二十
二○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過元
年

春

公至自晉

公在外不朝
正於廟也

夏

取邾

邾音詩公作詩○左傳曰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杜氏曰邾小國也任城元父縣有

邾亭高氏曰魯乘其亂滅之以為附庸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邾不討取無

大亂而已

秋

九月

庚辰楚子審卒

此楚共王也在位三十一年子昭嗣

冬

城防

左傳曰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高氏曰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

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稍暇則知取郟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歷正月辛丑大庚午冬至閏月辛未小二月庚子大三月庚午小四月己亥大五月己巳小六月戊戌大七月戊辰小八月丁酉大九月丁卯小庚辰十四日十月丙申大十一月丙寅小十二月乙未大長歷是年閏八月

十有四年

壬寅靈王十三年○晉霸悼十四○蔡景三十三○曹成十九○衛殿十八○鄭簡

七○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齊靈二十三○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

王正月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

黃丑邁切公作萬下同向式亮切○左傳曰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氏曰吳伐楚喪故謂之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高氏曰吳人在向諸侯往會之因謀伐秦馬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吳與成

十五年鍾離之會同澄按左氏以向會為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而惟高氏謀伐秦之說或是

二月

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

四月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曰諸

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
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
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
人先濟鄭子矯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
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矯
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栳林不獲成焉荀偃
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
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
伯游曰吾令竇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黶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取乎
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弟
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
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高氏曰春夏興
師頌援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
國之政衰矣悼公所以不及文襄也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左穀無衎字○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

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幣於戚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郵使子行於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公及竟使祝宗告亡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杜氏曰孫甯遜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遜君之賊也襄陵許氏曰遜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王氏箋義曰左傳殺梁衛侯出奔皆不書名獨公羊書名按諸侯不書名唯出奔書名者罪其不道而失國也衎當名公羊得之矣

莒人侵我東鄙

杜氏曰報入鄆也高氏曰莒自滅鄆之役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曰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

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敵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

宜穀

冬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于戚

左傳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

諸侯不如因而定之會于戚謀定衛也杜氏曰戚
衛地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
為霸主抑君助臣晉大夫
之黨孫林父罪惡見矣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歷正月乙丑大乙亥冬至
二月乙未小朔日食三月甲子大四月甲午小巳
未二十六日五月癸亥大六月癸巳小七月壬戌
大八月壬辰小九月辛酉大十月辛卯小十一月
庚申大十二月庚寅小

十有五年

癸卯靈王十四年○晉霸悼十五卒○蔡
景三十四○曹成二十○衛獻十九殤公

剽元年○鄭簡八○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
十八○齊靈二十四○秦景十九○楚康二○吳

諸樊
三

春

宋公使向戌來聘

左傳曰聘且尋盟杜氏曰報二年約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二月

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孫氏曰劉魯地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

故公弱甚矣高氏曰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卻犢來聘己丑及卻犢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因傳者以為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爾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曰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孫氏曰

天子不親迎娶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可哉高郵孫氏曰天子逆后使三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書逆王后者唯二非禮則書也祭公行得禮而書之者譏逆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公而譏之宋氏曰何以書魯主婚也

夏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高氏曰是時季孫在齊季

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而尤懷夫袁婁之恥者也伐我北鄙以此之故成蓋吾仲孫之邑也

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曰不敢進也杜氏曰遇魯邑公至遇畏齊不敢至成范氏曰至遇

而齊師已退高氏曰魯於是時已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若畏而不進則書次矣不當書至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

之也呂氏曰成郭壞而城苟完而已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叔孫季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是也郭蓋外城也

秋

八月

丁巳日有食之

高氏曰按長曆七月丁巳朔八月無丁巳又不書朔蓋因舊史也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曰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晉侯有疾乃止高氏曰邾

於晉以與齊黨於莒故來伐我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盜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

十有一月

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也在位十五年子彪嗣是為平公襄陵許氏曰悼公之霸功亞

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歷正月己未大庚辰冬至二月己丑小己亥十一日三月戊午大四月戊子大五月戊午小六月丁亥大七月丁巳小日食經書八月丁巳食閏法差也八月丙戌大九月丙辰小十月乙酉大閏月乙卯小十一月甲申大經十一月癸亥在閏十月及十二月十二月甲寅小長歷是年七月丁巳朔日食

十有六年

甲辰靈王十五年○晉霸平公彪元年○蔡景三十五○曹成二十一○衛獻二十

瑒二○鄭簡九○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齊靈二十五○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

樊四

春

王正月

葬晉悼公

踰月而
葬速

三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

溴古間切○左傳曰平公即位
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

會于溴梁杜氏曰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
入河高氏曰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
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
父志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

衎也二君
皆稱衛侯

戊寅大夫盟

左傳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約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言大夫盟信在大夫也穀梁傳曰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高氏曰或謂晉侯在喪故使大夫盟非也晉侯不憚出會豈不肯出盟邪雞澤之會諸侯已盟而陳轅僑至勢不可拒因與之盟然僑人臣也不可當君使大夫盟之故以大夫而繫諸侯見諸侯之已盟也今叙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也是時晉為魯故將執邾莒二君而齊使高厚來會先知其故遽自逃歸所以諸侯不欲先自盟也夫晉會諸侯而使大夫盟則

信在大夫矣烏在其為盟主哉是時齊有崔高衛
有孫寧六卿專晉三家柄魯聖人因此盟以著喪
亂之階趙氏曰高厚若以在會而逃歸經文不合
不書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侯逃歸並
書以著其罪何獨此不書左氏此傳不足憑也胡
氏曰上年春會向十三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亦
十三國之大夫也冬會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
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專之是君不自為政矣
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君之明大夫張宜矣
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之
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晉文
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
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
之益降也永嘉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
扈伯在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而但曰大夫
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

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

使孫氏曰執以歸不以歸京師劉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高郵孫氏曰晉平初立會于溴梁將以號令而安之也一會而執二君春秋罪之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彊自柯

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矣故前年北鄙之役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患齊之益驕也於是為溴梁之會以討貳焉邾莒畏晉不敢不會而齊獨不至故晉人乃執二君以歸也齊知二君之執為我之故乃益復伐我二年之間齊師五至于

魯之
城下

夏

公至自會

高氏曰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

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曰許男請遷于

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次于棧林伐許次于孟氏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

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而在晉上蓋卿不先諸侯尊國君也宋人稱人蓋微者也宋當在諸侯之上今列衛甯殖之下故知其微者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曰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

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高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郛今春再伐我至是又伐我圍成甚之也

大雩

冬

叔孫豹如晉

左傳曰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

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祈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歷正月癸未大乙酉冬至二月癸丑小經三月戊寅在此月三月壬午大四月壬子大經五月甲子在此月五月壬午小六月辛亥大七月辛巳小八月庚戌大九月庚辰小十月巳酉大十一月巳卯小十二月戊申大長歷是年閏十月戊寅三月二十六日甲子五月十三日

十有七年

乙巳靈王十六年○晉霸平二○蔡景三

十六○曹成二十二○衛獻二十一○殤三

○鄭簡十○陳哀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

○齊靈二十六○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

春

王二月

庚午邾子貜卒

邜苦耕切公穀作閻○宣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為悼公去年

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釋之也莒亦如之高氏曰考成公末年宣公來朝襄公九年宣又來朝魯亦以其貴卿往聘而修平益崇睦矣而晚卒起仇讎如此者魯國政刑不修有以啟之也

宋人伐陳

左傳曰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高氏曰七年鄭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

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人於是請於晉而伐之宋無為中國取陳之意自適已事而已然書伐許伐陳亦著楚之繼也

夏

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

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不憂而何以田為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高氏曰雖石買以私忿背盟加兵於人然曹亦有以致之是以有辭于伐也

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作洮。左傳曰：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伐我北鄙。

圍桃杜氏曰：弁縣東南有桃虛。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上左無齊字。左傳曰：高厚圍臧紇。

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眾暴寡如此。齊魯世昏姻之國也，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見魯政之衰失矣。

九月

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曰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

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國人逐瘞狗瘞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國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震駭而奔懷慝之禍也夫陳乃宋讎而奔焉意尤可誅

冬

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為齊故也杜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高氏曰邾之先

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也與齊也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來執也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行歷正月戊寅小辛卯冬至二月丁未大庚午二十四日三月丁丑小四月丙午大五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七月乙亥小八月甲辰大九月甲戌小十月癸卯大十一月癸酉小十二月壬寅大

十有八年

丙午靈王十七年○晉霸平三○蔡景三十七○曾成二十三卒○衛獻二十二瑒

四○鄭簡十一○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齊靈二十七○秦景二十二○楚康五

○吳諸樊六

春

白狄來

公羊傳曰白狄之君也不言朝不能行朝禮高氏曰與介葛盧來同春秋書白狄於

是馬止

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曰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杜氏曰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使執之故書行人高氏曰晉侯欲脩方伯之義黜叛夫而誅亂臣則莫如正孫蒯之惡今大惡不舉而小過必察霸討果若是乎

秋

齊師伐我北鄙

師穀作侯○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縱邾莒以

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

十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曰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

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視有功無作神羞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

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
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
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
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
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入平陰遂從齊師
晉人欲遂歸者魯衛請攻險荀偃士匄以中軍克
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
盧弗克及秦周伐雍門之菽范鞅門于雍門焚雍
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
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
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
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東
侵及雒南及沂高氏曰凡侵伐圍入之類未有言

同者此為魯討齊而書同圍何也以謂諸侯皆不義齊乎則邾莒亦嘗病魯矣以謂諸侯皆睦於晉而貳於齊乎則滕薛小邾既屬齊矣然則謂之同圍猶同盟也澄曰凡合諸侯而為盟必有一國主盟同盟則諸國同飲血而無適主盟者也合諸侯而用兵必有一國主兵同圍齊則諸國同主兵而無適主兵者也唯其莫適為主故諸國之兵雖甚盛而不相統一各行其志環而攻之大擾齊境然竟莫能聲罪致討以服齊之心而取其成故書同圍齊而不書伐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成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勝嗣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

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殺

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
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
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書之若可君而繼之不
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
於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
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
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
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
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
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
楚師多凍役徒幾盡高氏曰楚自蕭魚之役不復
伐鄭鄭伯在會而楚伐
之者公子嘉召之也

經書月一書曰無大行歷正月壬申大丙申冬至
二月壬寅小三月辛未大四月辛丑小五月庚午

大六月庚子小閏月己巳大七月己亥小八月戊辰大九月戊戌小十月丁卯大十一月丁酉小十

二月丙寅大

十有九年

丁未靈王十八年○晉霸平四○蔡景三十八○曹武公滕元年○衛獻二十三瑒

五○鄭簡十二○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齊靈二十八卒○秦景二十三○楚康

六○吳諸樊七

春

王正月

諸侯盟于祝柯

柯古多切公作阿○左傳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孫氏曰諸侯不序前日後允也杜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

晉人執邾子

左傳曰以其伐我故高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霸討也劉

氏曰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襄陵許氏曰執之舍之削取其田不以上命皆專於晉討雖當命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上以伐齊也兵無適主故不能共聲

罪以伐之而乃各逞力以圍之故書同圍以示譏公既至則本其事而以伐至也

取邾田自鄆水

鄆上好執切又音郭○左傳曰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

我杜氏曰取邾田以濼水為界濼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鞏使齊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曰取邾田言非魯地也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但書取邾田足矣又云自濼水者隨濼水以為界蓋言其取之多也襄陵許氏曰邾自濼水既削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始衰亂矣

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如晉拜師澄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曹小國常朝魯其君卒魯常會其葬况今又為魯同園齊而卒于師

夏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

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樂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張氏曰樂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彊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高氏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霸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公之霸業可知矣

秋

七月

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靈公也在位二十八年。子光嗣。是為莊公。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齊地劉氏曰天下

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士匄乃還師不侵不亦善乎陸氏曰士匄聞喪不當更往還為合禮蘇氏曰穀梁謂為士匄宜殫唯復命于介大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

八月

丙辰仲孫蔑卒

此孟文伯之子獻子也子速嗣曰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曰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太

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子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

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
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
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
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夙沙衛奔高唐
以叛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高氏曰齊高
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
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齊
侯所以及澶淵之盟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
杼也杼雖擅生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左傳曰鄭子孔
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子展子西率國
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曰嘉則有罪矣子
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律諸市朝與衆同
弃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焉故稱國以殺

冬

葬齊靈公

高氏曰齊魯乃世昏姻之國雖有前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城西郭

左傳曰懼齊也高氏曰夫齊怨在魯靈公以是而死莊公既立思所以報魯此人情

之必至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曰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高氏曰魯猶懼

齊故為柯之會以自固

城武城

左傳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懼乃城武城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歷正月丙申小辛丑冬至
二月乙丑大三月乙未大四月乙丑小五月甲午
大六月甲子小經七月辛卯在此月七月癸巳大
經八月丙辰在此月八月癸亥小九月壬辰大十
月壬戌小十一月辛卯大十二月辛酉小長歷是
年閏九月辛卯七月十七日丙辰八月二十四日
二十年 戊申靈王十九年 晉霸平五 蔡景三十
九 曹武二 衛獻二十四 殤六 鄭簡十
三 陳哀十六 杞孝十四 宋平二十三 齊
莊公元年 秦景二十四 楚康七 吳諸樊
八

春

王正月

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傳曰及莒平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

氏曰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高氏曰向本屬莒宣四年取之諸侯盟祝柯以和解莒魯二國復自結好自是二十年莒魯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夏

六月

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切○左傳曰齊成故也高氏

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盟書同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杜氏曰澶淵衛地近戚田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汗張氏曰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

秋

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孟莊子伐以報之孫

氏曰速伐邾背澶淵之盟也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高氏曰方與之盟而退又興師以伐之可乎然邾小國也不量力而易霸國敵疆

國連兵不已
豈謀也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傳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

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高氏曰燮蓋嘗為鄭所獲者欲舍荆楚而之中國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者蔡侯以為罪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

高氏曰履燮之弟也因懼而奔楚亦可傷矣君子之謀國也必

審其力察其勢揆其時三者可矣然後度其義義雖可而三者弗可君子弗輕為也夫蔡之事楚也

殆將百年矣楚不與中國交兵者甫十年爾二子見其稍為晉下也將伸百年之辱改而從晉此所以義雖可為而三者未可也故變之殺履之出衆人矜其功之弗就而君子以為謀之未臧師為楚臧而晉不能救卒亡其國哀哉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左傳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

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故慶氏譖而陳侯不能為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澄曰黃非三命之大夫故不氏之曰公子然以時君之弟其尊與再命之大夫同故得稱名其稱名者以其為陳侯之弟故也故曰陳侯之弟黃

叔老如齊

杜氏曰齊魯有怨交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

冬

十月

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曰報向戌之聘也高氏曰我有齊難至是始報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行歷正月庚寅大丙午冬至
辛亥二十二日二月庚申小三月己丑大四月己
未小五月戊子大六月戊午小庚申三日七月丁
亥大八月丁巳大九月丁亥小十月丙辰大朔日
食十一月丙戌小
十二月乙卯大

二十有一年

已酉靈王二十年○晉霸平六○蔡景
四十○曹武三○衛獻二十五殤七○

鄭簡十四○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
四○齊莊二○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
九

春

王正月

公如晉

左傳曰拜師
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曰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澄

曰庶其再命之大夫例名而不氏杜氏曰二邑在
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公

輔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劉氏曰漆一邑閭丘一邑也不言及所受於君之私邑而食之者也私邑不言及公邑言及高氏曰時公在晉而季氏受叛臣納其邑是謂以利主逋逃也

夏

公至自晉

秋

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

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懷子好

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
宣子使城著而遂遂之高氏曰盈不能防闕其母
遂為范匄所遂然不以范匄遂之為文者使盈無
可遂之釁則匄亦不得而遂矣既取奔亡復有作
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彊大今日可恃以
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九月

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

十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年食又比月食
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

變重
矣

曹伯來朝

即位三年
而來朝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

任音壬○左傳曰錮樂氏也襄陵許氏曰樂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

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樂氏信不誣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歷正月乙酉小壬子冬至
二月甲寅大閏月甲申小三月癸丑大四月癸未

小五月壬子大六月壬午小七月辛亥大八月辛巳小九月庚戌大朔日食十月庚辰小朔日食大行九月日食黃道翼九度大十月日在黃道角四度弱非食限十一月己酉大十二月己卯大長曆

是年閏八月

二十有二年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晉霸平七○蔡景四十一○曾武四○衛獻二十六○殤

八○鄭簡十五○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齊莊三○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

諸樊十

春

王正月

公至自會

著不朝
正于朔

夏

四月

秋

七月

辛酉叔老卒

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子叔齊
子也其子弓嗣是曰子叔敬子

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左無滕子○左傳曰樂盈自楚適

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歸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勲而遂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遂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高氏曰晉以大夫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晉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於是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盈之譖為可憫者也諸侯皆知之而平公不知也故齊

侯慨然背此盟而明年伐衛遂伐晉也

公至自會

為一樂盈而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彊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轍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馬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憊吾不忍也遂縊而死蘇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高氏曰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

除一寵嬖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刑
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輟其黨由威柄失於上故刑
不足以馭下也夫威柄既立則責譙足以折姦臣
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其怨
毒所鍾遂發於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以
強天之國而威柄一失其禍遂至於此則中國之
君可不監于茲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歷正月己酉小丁巳冬至
二月戊寅大三月戊申小四月丁丑大五月丁未
小六月丙子大七月丙午小辛酉十六日八月乙
亥大九月乙巳小十月甲戌大十一月甲辰小十
二月癸酉大

二十有三年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晉霸平八○蔡
景四十二○曹武五○衛獻二十七○錫

九○鄭簡十六○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
平二十六○齊莊四○秦景二十七○楚康十○
吳諸樊
十一

春

王二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

己巳祀伯勾卒

孝公也在位十七年晉悼夫人之兄弟也五與魯盟其弟孟姑立是

為文公高氏曰祀自桓公以來晉悼為昏姻國國恃以興而魯禮有加

夏

邾界我來奔

界公作鼻○杜氏曰庶其之黨同竊

其邑今又受其叛臣是年冬臧孫紇出奔邾亦受之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曰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

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高氏曰書及者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也衛侯之弟鱄秦

伯之弟鉞皆不書歸何也
鉞之歸衛侯秦伯已卒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曰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

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編拜之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欒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繅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

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
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駢
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
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
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
之鞅用劔以帥卒樂氏退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張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劉氏曰曲沃樂氏之
邑也然則曷為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
亂而已矣蘇氏曰樂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
何也齊之納樂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
之故不書自齊胡氏曰樂氏晉之世臣故盈雖出
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
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
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
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嘆或泣而樂為之死
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樂氏又有范鞅

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致無所容
是以此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其為後世鑒豈
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

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曰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
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
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
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
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
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
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庫於葵庭戍郟郤封少

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獲晏羗高氏曰此齊侯背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
晉有欒氏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
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
衛之故也故先伐衛先伐衛者試也晉不之問於
是遂伐晉雖皆有辭于伐然晉為盟主而衛其同
盟也齊莊既伐同盟又伐
盟主禍亂之成著于此矣

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切榆公作渝
殺作俞○陸氏曰凡

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也僖元年次于聶北
救邢本次止而遷為邢援故先書次後言救譏其
失救急之義也今魯君命往救晉豹畏齊而次故
上言救晉以明師出本意是先通君命也言君本

命往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譏君而罪豹也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大夫帥師救之而次焉聶北之次先救後救可救而不救則罪重也雍榆之次先救後次欲救而力不能有罪而猶輕爾春秋之義次皆有罪於次之中有足矜者雍榆之次是也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東城有雍

已邠仲孫速卒

左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

退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
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秩焉在公
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
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
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

十月

乙亥臧孫純出奔邾

左傳曰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

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

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闢以出奔
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
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
蔡馮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
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
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
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
敢私請苟守先祀毋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爲
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馮對曰
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
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
其犯門斬闕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闕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

居其孟椒乎殺梁傳曰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君者
其出乎杜氏曰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
七

晉人殺欒盈

左傳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樂魴出奔宋不言大夫言

自外也公羊傳曰非其大夫也陳氏折衷曰凡稱
諸侯殺大夫必上書大夫下書氏名其不稱大夫
唯叛人而已如鄭良霄齊慶封陳孔奐陳夏區夫
及欒盈是也欒盈與鄭良霄一類皆已出奔自外
復入為亂故也高氏曰欒盈之罪不及亡國而范
氏之怨本以其私至於勤諸侯作盟會以錮之盈
得復心而外不容於諸侯內不復其國邑逆亂之
謀自是而作蓋疾之已甚之過也故君子謂欒氏
之惡成於兩會
之錮幾至亡國

齊侯襲莒

左傳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杜氏曰掩其不備曰襲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以不備焉罪之尤者也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用兵皆聲言彼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爲爾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莊以諸侯之尊爲盜賊之事也

經書月四書日四大衍歷正月癸卯大壬戌冬至二月癸酉小朔日食三月壬寅大己巳二十八日四月壬申小五月辛丑大六月辛未小七月庚子大八月庚午小己卯十日九月己亥大十月己巳

小乙亥七日十一月戊戌大
十二月戊辰小閏月丁酉大

二十有四年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晉霸平九○蔡景四十三○曾武六○衛獻二十八

十○鄭簡十七○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齊莊五○秦景二十八○楚康

十一○吳諸樊十二

春

叔孫豹如晉

杜氏曰賀克樂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曰晉故也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

榆無功於晉故仲孫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

三年
之喪

夏

楚子伐吳

左傳曰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高氏曰於是見楚弱而吳之

張也自襄公言之楚十一年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樂盈而不事又十年而一再伐吳以是知楚弱而勢分於吳方急吳而緩中國也

秋

七月

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

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曰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疆如齊聘

且請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高氏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齊人之無信也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

癸巳朔日有食之

張氏曰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中國將

衰微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高氏曰自盟于柯陵之後

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不賓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為是故為此夷儀之會帥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下言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之無能為也

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曰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決于棘澤

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蹠致楚師高氏曰齊侯聞諸侯已會遂告急于楚楚畏吳而緩晉故舍鄭者十有四年今以鄭伯在會故帥三國同伐鄭以救之

公至自會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其救不足

錄矣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其廉切○左傳曰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曰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高

氏曰襄公即位二十八年如晉者五出會者八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維鬪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如京師聘且賀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

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
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
噉二穀不升謂之饑胡氏曰古有救荒之政

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
以就食或為粥以救饑或興工以聚失業之人
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
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
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
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歷正月丁卯小旦日冬至
二月丙申大三月丙寅小四月乙未大五月乙丑
小六月甲午大七月甲子小朔日食八月癸巳大
朔日食大衍七月日食黃道井二十一度半強八
月日在黃道星二度弱非食限九月癸亥大十月
癸巳小十一月壬戌大十二月壬辰小長曆是年

閏三月

二十有五年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晉霸平十。蔡景四十四。曹武七。衛獻二十九。殤

十一。鄭簡十八。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齊莊六。弑。秦景二十九。楚康十

二。吳諸樊十三卒。

春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曰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冠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

自然之符也

夏

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

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楨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襄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臣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高氏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反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公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忿遂以宣淫之故弑之澄按莊公在位六年其弟杵臼立是為景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曰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鉅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

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孫氏曰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示諸侯哉胡氏曰晉本為報朝歌之役及聞崔杼之弑則宜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今乃不討而受其賂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為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晉侯許之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

埋木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

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
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
首子美入數俘而出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
地乃還高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
同伐鄭今歲復會於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
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春秋入人之國
未有若子展子
產之有禮者也

秋

八月

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曰齊成故也胡氏曰崔杼既弑其君晉侯受其

賂而許之成高氏曰不能仗義討齊弑逆之賊反
納賂而與之平然不敢討齊者以衛侯逐君篡立

而同在會故也於是晉侯使人逆衛侯衎將使衛與之夷儀故先書崔杼之弑後書衛侯之入又以見晉侯啓殖喜之謀以召衛亂杜氏曰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故城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侯下當有衎字○左傳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

儀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衎失國使衎分之呂氏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於夷儀之衛侯衎也
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衎雖無道非臣下所當
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衎入不名然則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衎當立者登按衛侯下當有衎字蓋闕之也解者
不知為文之缺故曲生意義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曰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

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蘧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楚學敗吳師遂圍舒鳩舒鳩潰

冬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嘯○左傳曰鄭子產獻捷于晉子展相鄭伯如晉

拜成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澄按六月巳入陳矣陳侯賂以宗器免而擁社以示服鄭即還師未得

成也故再伐之得成乃已

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穀作謁○左傳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

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

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殺梁傅曰吳子遏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及舍而卒夫

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也劉氏曰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則為之釋甲其卒非巢

之罪也高氏曰吳人恃彊欲窺中夏而先楚楚之彊亦已久矣吳豈能遽得志乎自襄公十一年楚

專意於吳再伐焉雖不得吳吳終畏之也已而伐鄭滅舒鳩吳子以楚人再伐而驕於是興師而卒

于門巢澄曰過諸樊也在
位十三年其弟餘祭立

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歷正月辛酉大癸酉冬至
二月辛卯小三月庚申大四月庚寅小五月己未
大乙亥十七日六月己丑小壬子二十四日七月
戊午大經書八月己巳當在此月十二日蓋七字
誤作八八月戊子小九月丁巳大十月
丁亥小十一月丙辰大十二月丙戌大

二十有六年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晉霸平十一○
蔡景四十五○曹武八○衛獻三十○殤

十二弒○鄭簡十九○陳哀二十二○杞文三○
宋平二十九○齊景公杵臼元年○秦景三十○
楚康十三○
吳餘祭元年

春

王二月

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匹妙切○左傳曰二十

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
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
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
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
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今甯子視君不
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而
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
滅之可哀也哉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如彊命
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
不獲命于敬如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
氏祭則寡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

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穀曰我請使馮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
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
若不己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
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
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
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
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
及太子角劉氏曰不與劉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
君劉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出衛侯
而立劉者甯殖也則曷為於喜加弑為見喜之受
命於殖而殺劉也然則為甯喜者宜奈何宜乎效
死勿聽胡氏曰聖人特正甯喜弑君之罪示天下
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
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況私意邪
袁聚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杜氏曰衎雖未居位林父

專邑背國猶為叛也高氏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寧喜弑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叛甚于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已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曰衎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公使止之澄曰衎失國八年矣雖一入于夷儀猶未得國也故

名書

夏

晉侯使荀吳來聘也

左傳曰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市延切左傳曰以討

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杜氏曰澶淵衛地又近戚田高氏曰諸侯皆大夫會而獨召公者以魯衛兄弟國故使公正之也

秋

宋公殺其世子產

產才何切殺作產○左傳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曰棄平公嬖

生佐惡而婉太子產美而狠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詐而殺子產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讒人之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

乎下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曰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霸討執之不以其罪也劉氏曰甯

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高氏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八月

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高氏曰十二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蠻荒死非其所矣澄曰靈公在位四十五年其子買嗣是為悼公

冬

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曰鄭人將禦之子屠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

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入南里墮其城涉於禦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高氏曰為許故也於是鄭不禦寇怨之所以平兵之所以弭也

葬許靈公

楚伐鄭歸而後葬之

經書月二書日三大衍歷正月丙辰小戊寅冬至二月乙酉小辛卯七日甲午十日三月甲寅大四月甲申大五月甲寅小六月癸未大七月癸丑小八月壬午大壬午旦日辛亥大暑閏月壬子小九月辛巳大十月辛亥小十一月庚辰大十二月庚戌小長曆是年閏十二月

二十有七年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晉霸平十二○蔡景四十六○曹武九○衛獻三十一

○鄭簡二十○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齊景二○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

二祭

春

齊侯使慶封來聘

高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夫鄭不擊楚而齊魯釋怨此宋之

盟所以輯也

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子歸生衛石惡陳

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俱勿切魚公作環後同○左傳曰宋向

戎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昏告於小國為會于宋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曰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昏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執諸侯莫有見者高氏曰此何以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此事利害甚重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始徇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辨而諸國俛首兩事晉楚

當時天下之事中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諸侯亦弗能制也嗟夫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宋向戌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計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殺尸諸朝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所反國里克弑奚齊而立夷吾既而殺之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皆曰殺其大夫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市轉切又音專殺作專○左傳曰子鮮曰遂我者出納

我者死君失其信鱗實使之遂出奔晉託於木門
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高氏曰鱗與喜同納君
者喜既殺而鱗不安
遂棄其君而出奔也

秋

七月

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氏曰此一地也
曷為再言宋宋之

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
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嚮而朝楚及申之
會蠻荒之君篡殺之賊大合十有七國之衆而用
齊桓召陵之事無敢違者聖人傷中國之衰而其
事自宋之盟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楚
師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為晉趙武楚屈建之

力而善此盟
其說誤矣

冬

十有二月

乙亥朔日有食之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己卯大癸未冬至
二月己酉大三月己卯小四月戊申大五月戊寅
小六月丁未大七月丁丑小辛巳五日八月丙午
大九月丙子小十月乙巳大十一月乙亥小朔日
食經書十二月食左氏謂失
閏也或字誤十二月甲申大

二十有八年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晉霸平十三
○蔡景四十七○曹武十○衛獻三十

二○鄭簡二十一○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
平三十一○齊景三○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
卒○吳
餘祭三

春

無冰

夏

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

氏之祀

邾子來朝

高氏曰邾自晉立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

八月

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傳曰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晉也

冬

齊慶封來奔

左傳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咎

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子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嬰盧蒲嬰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崔之薄

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
吾助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
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嬰帥甲以攻
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嬰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慶封
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寶遷于盧蒲嬰
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
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
而反之二人皆嬖慶封田于萊嘗于太公之廟慶
舍蒞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
封歸過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
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
來讓奔吳吳句餘予
之朱方富於其舊

十有一月

公如楚

左傳曰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十有二月

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在位二十七年子貴嗣是為景王不書葬諸侯不赴也高氏曰靈

王雖無傳政周人以為王甚神聖蓋非庸主矣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曰公及衍至漢聞康王卒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

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國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澄曰康王也在位十五年子邾敖

麋嗣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辛相距四
十二日則閏月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
也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呂氏曰
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
下此范甯
之說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歷正月甲戌小戊子冬至
二月癸卯大三月癸酉小四月壬寅大五月壬申
小六月辛丑大七月辛未大八月辛丑小九月庚
午大十月庚子小十一月己巳大十二月己亥小
甲寅十六日乙未蓋字誤
乙當作己二十一日也

二十有九年

丁巳景王元年○晉霸平十四○蔡景
四十八○曹武十一○衛獻三十三卒

○鄭簡二十二○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
三十二○齊景四○秦景三十三○楚郢敖麋元

年○吳餘
祭四弑

春

王正月

公在楚

左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
孫氏曰按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

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
至自晉皆不言所在公在中國猶可在蠻荆則甚
矣故詳而錄之胡氏曰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
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蠻荆所制以俟其葬而
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
書所在以存君也高氏曰公在晉齊多矣闕朝正
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晉如齊則義自見也今
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按二十八年公如楚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彊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待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也君

夏

五月

公至自楚

左傳曰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

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

蔡成伯賦式微乃歸孫
氏曰公留于楚者七月

庚午衛侯衎卒

獻公也在位通前三十二年其子惡嗣是為襄公

閹弒吳子餘祭

祭側界切○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舟閹以刀弒之穀梁傳曰閹門者也不稱姓名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沙隨程氏曰謂之弒蓋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閹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閹書弒何也以日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若士則書某人弒其君某澄曰餘祭在位三年其弟夷昧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世叔儀公

儀作齊莒人下左無邾人。○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胡氏曰平公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平公不能修文襄之業而有城杞之役。可謂知本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曰拜城杞也。高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左傳曰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

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武獻以下燕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杞文公來盟。高氏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

吳子使札來聘

左傳曰通嗣君也澄曰餘祭立而通聘使于魯札受命以出不知餘

祭之被弑也

秋

九月

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曰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好以事

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杜

氏曰高止高厚之子張氏曰北燕燕國薊縣姬姓召公奭之後至此始見於經

冬

仲孫羯如晉

左傳曰報范氏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歷正月戊辰大甲午冬至
二月戊戌小三月丁卯大四月丁酉小五月丙寅
大庚午五日閏月丙申小六月乙丑大七月乙未
小八月甲子大九月甲午小十月癸亥大十一月
癸巳小十二月壬戌
大長歷是年閏八月

三十年

戊午景王二年○晉霸平十五○蔡景四十
九弒○曹武十二○衛襄公惡元年○鄭簡

二十三年○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
○齊景五○秦景三十四○楚郟二○吳夷昧元
年

春

王正月

楚子使薳罷來聘

遠千委切罷音皮公作頗○左傳曰通嗣君也余氏曰且報朝

也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內外不分楚人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哉高氏曰公踰年在楚楚邾救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薳罷之來蓋為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

夏

四月

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音班。左傳曰：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

景侯，澄。按景公在位四十九年，子般嗣，是為靈公。

五月

甲午宋災

左傳曰：或叫於宋太廟曰：嘻嘻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嘻嘻。宋大災。

宋伯姬卒

公穀無宋字。○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

左右曰：夫人少辟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言：伯姬曰：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違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劉氏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避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辯

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何以過乎沙隨程氏曰古者女子二十而嫁至是六十歲矣保傅不應宵出無常處以逮乎火為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耶今書之詳蓋哀之也澄嘗聞之君子曰此蓋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作年。左傳曰初王僭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

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嘆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惑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僭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僭括圓為遂成愆成愆奔平時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高氏曰靈王崩王孫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及景王既立括遂為邑大夫於是尹劉單甘鞏共殺佞夫景王弗問焉澄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為諸侯仁人

之於弟蓋如此僭括為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王子瑕奔晉

范氏曰王子瑕不言出周無外也澄按此言非也夫出者對入而言不幸

而出奔者他日可以再入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僭括佞夫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為子事父之孝可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者也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

秋

七月

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

穀無宋字○公羊傳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杜氏曰共姬從夫諡

也涉隨程氏曰伯姬有賢行遇乎不幸故書之詳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左傳曰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彊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馬朝至未已朝者曰公馬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

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也知所以反身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胡氏曰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位已絕矣

鄭人殺良霄

左傳曰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胡氏曰良霄自許襲鄭以伐

公門弗勝死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

冬

十月

葬蔡景公

呂氏曰許止蔡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罪惡之極而二君皆書葬則是君弑賊

未討不書葬者本無是說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

會以謀歸宋財叔孫約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澄按左傳所載魯晉齊宋衛鄭六國之卿皆出會而經皆書人者蓋謀歸宋財由魯請之晉故會諸侯既而諸侯各無歸宋財之意故魯叔孫豹不復往而晉齊宋衛鄭五卿亦皆中止但

遠微者往至澶淵以與七小國之大夫同會故經書十二國之人而魯無人與會也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書楚商臣猶外裔之臣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上書景公之葬下書為宋災而會然後舍大國小輕重失倫之罪見矣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為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稷也澶淵也以搜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胡氏曰魯會蔡景公之葬是不以世子般為賊也蔡弑君大變也而不討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

經書月五書日一大衍歷正月壬辰大已亥冬至二月壬戌小三月辛卯大四月辛酉小五月庚寅大甲午五日六月庚申小七月己丑大八月己未小九月戊子大十月戊午小十一月丁亥大十二

月丁巳小長曆
甲午五月六日

三十有一年

巳未景王三年○晉霸平十六○蔡靈
公般元年○曾武十三○衛襄二○鄭

簡二十四○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
四○齊景六○秦景三十五○楚郟三○吳夷昧
二

春

王正月

夏

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

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杜氏曰過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

樂失其所矣

秋

九月

癸巳子野卒

左傳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卒也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

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
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

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孫氏曰襄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杜氏曰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左傳曰穆叔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若趙孟死為政

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孟孝伯卒

冬

十月

滕子來會葬

左傳曰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

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襄陵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

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犂比公虐

國人患之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陸氏曰據傳則展與弑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澄曰文十八年庶其之弑澄已疑傳文之字誤而知陸氏之說矣

經書月五書日四大衍歷正月丙戌大甲辰冬至二月丙辰大三月丙戌小四月乙卯大五月乙酉

小六月甲寅大辛巳二十八日七月甲申小八月	癸丑大九月癸未小癸巳十一日巳亥十七日十	月壬子大癸酉二十二日十一月壬午小十二月	辛亥大長曆辛巳六月二十七日癸巳九月十二	日巳亥十八日癸酉	在十月二十三日
---------------------	---------------------	---------------------	---------------------	----------	---------



春秋纂言卷九